

展館更大 品類更全 觀展商更專業 第四屆晉江家博會蓄勢待發

■本報記者 王雲霏

4月1日,以建陶為主的第四屆中國(晉江)國際家裝建材博覽會(以下簡稱“晉江家博會”)即將隆重登場。此次展會將呈現福建產區哪些特色、產品亮點?相信各地廠家、買家和觀展商都很關注。因為這不僅是今年建陶行業的第一場展會,同時也是福建銷售商聚集的盛會。

記者日前從晉江家博會組委會了解到,福建陶瓷行業對這場“家門口的展會”高度重視,希望借此機會充分展現福建產區的全新形象、產品特色和銷售優勢。本屆家博會具有三大特點:展館國際標準、展品全品類、觀衆精準定位。此外,展會憑借福建銷售資源優勢還吸引了一大批廣東品牌同臺競技交流。

就建陶產業而言,福建是極富特色的產區,曾經是我國外牆磚最大產區,也是全國率先煤改氣產區,受這些因素影響,使得產品區域化特徵尤為明顯。仿古磚、外牆磚、木紋條、薄板、中板(內外牆)、厚板、陶板、羅馬柱等應有盡有,且各品類開發能力、產銷量均位居行業前列。除此之外,大板、岩板也有較好的表現。尤其是當前工程渠道最熱銷的地鋪石,福建產區內共有多達50多條生產綫,規格涵蓋全系列,客商來到這裏選擇空間非常廣。

記者了解到,“展品涵蓋全”是本屆家博會的優勢之一。除展

館硬件設施外,該展還充分展現了福建產區多品類特徵,觀展商、賣家可以一次性了解到內外裝所有產品信息。

就建陶產業而言,福建是極富特色的產區,曾經是我國外牆磚最大產區,也是全國率先煤改氣產區,受這些因素影響,使得產品區域化特徵尤為明顯。仿古磚、外牆磚、木紋條、薄板、中板(內外牆)、厚板、陶板、羅馬柱等應有盡有,且各品類開發能力、產銷量均位居行業前列。除此之外,大板、岩板也有較好的表現。尤其是當前工程渠道最熱銷的地鋪石,福建產區內共有多達50多條生產綫,規格涵蓋全系列,客商來到這裏選擇空間非常廣。

力、產銷量均位居行業前列。除此之外,大板、岩板也有較好的表現。尤其是當前工程渠道最熱銷的地鋪石,福建產區內共有多達50多條生產綫,規格涵蓋全系列,客商來到這裏選擇空間非常廣。

晉江產經商訊

主辦/《晉江商人》雜誌

安海鎮組織各村居 評比“最美庭院” 以家庭“小美”繪鄉村“大美”

■本報記者 林伊婷

本報訊 連日來,晉江安海仁壽村村民許女士每每回到家看到挂在家門口的“最美庭院”牌就會露出開心的笑容。原來,許女士家在村裏舉辦的“最美庭院”評比活動中脫穎而出,這牌是不久前鎮村幹部授予并為其懸挂的。

走進許女士家的庭院,可以看見小院被收拾得十分幹淨,形態各異的盆栽綠植、樹木,還有精心布局的活動區、休息區。許女士告訴記者,家人都十分喜歡花草,平日裏家庭關係和睦,庭院是家人共同打理布置的,此次參加村裏舉辦的“最美庭院”評比,大家很幫着出力,可以獲獎一家人都很開心。

在以賽促改的推動下,鄉村環境也得到顯著提升。仁壽村的日夜微景觀,原是村中一處“臟亂差”地塊,經過整治提升,如今它已是芳草鋪地,綠樹成蔭,變為村民休閒娛樂的好去處。

安海鎮仁壽村黨支部書記朱翠雲介紹,近年來,仁壽村積極開展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工作,得到了村民的廣泛支持和積極響應,此前村中建設微景觀,村民都主動借地捐款。接下去,村中還將持續開展菜園子整治、“公廁改革”等一系列工作,積極營造整潔、文明的農村人居環境。

改變的不止仁壽村,近段時間,安海鎮各村(社區)都在悄悄發生改變。2021年以來,安海鎮組織轄區內各村(社區)開展為期一個月的競賽活動,圍繞“4個一”活動,即一場全民動員大掃除、一場衛生紅黑榜評選、一場“最美庭院”評比、一場健康衛生教育活動,從細微處入手,直擊村居衛生死角,廣泛發動群衆,大力營造環境整治氛圍,鄉村環境得到了顯著提升。



近日,晉江新冠疫苗接種機動隊進駐泉州輕工學院,為師生有序開展疫苗接種。

■本報記者 李玲玲攝

安海連毅靜:“金蒼綉”40載 一針一綫總關情

說起金蒼綉,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這是什麼。但是說起閩南寺廟裏或者閩南家庭裏的佛服、涼傘、幢幡、八仙桌桌裙這些華麗的綉品,大家顯然都不會陌生。金蒼綉古稱刺桐綉,是明清以來流行于閩臺兩地的宗教綉品。因為做這個綉品的主要材料為蒼綫,而蒼綫比起尋常的綉綫要更粗,且用不同顏色的箔包起來,形狀如“蔥”,因為“蔥”與“蒼”的閩南語發音相同,所以“金蔥綉”最後雅稱為“金蒼綉”。

2010年年底,金蒼綉技藝作為傳統技藝被納入泉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在泉州,還有不少從事金蒼綉技藝的手藝人。在咱厝安海,就有這麼一位與金蒼綉相伴40年的“綉娘”,那就是安海“乙金綉服店”的第三代傳承人連毅靜。

■本報記者 黃海蓮 文圖

18歲入行,一做40年

說起安海老街上的“乙金綉服店”,許多老安海人都還有印象。店裏制作的金蒼綉在安海口碑很好,遠近的寺廟都會來定做綉品。店主名叫連乙金,正是連毅靜的爺爺,人們都親切地稱呼他“乙金師”。如今,安海僅有的兩三位金蒼綉師傅都是師承于他。

不過,乙金師卻一直不肯將手藝教給家人。“以前‘破四舊’,爺爺因為金蒼綉吃過很多苦,所以他不讓家人學。”連毅靜說,爺爺一直反對家人學做金蒼綉,每次都是一個人關在房間裏做,離開房間的時候,還會鎖住門。但這阻擋不了孩子們的好奇心,他們總是躲在門外通過門縫偷偷地看。

“那時姑姑已經會給人做衣服、綉一些普通綉品了,爺爺去世後,不斷有客戶上門想要定做,大家都鼓勵姑姑把爺爺的手藝傳承下去,姑姑就重拾起了這門手藝,成為連家第二代傳承者。”1982年,連毅靜高中畢業後,也開始跟着姑姑學習金蒼綉,那一年,她18歲。也許因為從小耳濡目染,連毅靜對綉綉有着與生俱來的熟悉感,針到了她的手上總是服帖帖帖,“初學的人都要從最基本的平面字綉起,一上一下的針法,我不用學就會了,別的人上針的手法還要看一



下綉布下面,再入針,我卻不用。”緣于這樣的天賦,不到兩年的時間,連毅靜的綉花技藝就已經很嫻熟了,她的作品也獲得了客戶的認可。

為龍山寺綉“大帳” 88尊羅漢栩栩如生

在連毅靜數不清的作品裏,有一件最令其難忘。那是安海龍山寺定制的一件“大帳”,“大帳”上綉了88尊羅漢。88尊羅漢神態各異、栩栩如生。

“爺爺曾經為龍山寺綉過一件88尊羅漢大帳,由于年代久遠,龍山寺想再重新做一件,于是拿着爺爺做的那件舊的大帳找過來,希望能原樣復刻一件。”連毅靜說,那是1992年的時候,那時她已做金蒼綉10年了,但是還沒做過像龍山寺大帳這樣又大又複雜的綉品。而且手頭有其他的活在做并不能全身心地去做這一件,她猶豫着不敢接這任務,怕耽誤了寺方的使用。但寺方很堅持,覺得祇有她才能完美地復刻原來的綉品。于是,連毅靜咬着牙接下了這個任務。要知道,要把88尊羅漢綉好可不簡單,每個羅漢面部表情都不一樣,要把他們的神情綉得栩栩如生,需要下很大的功夫。最終,連毅靜用一年多的時間完成了這件大帳。當這件作品在龍山寺展出時,獲得了一片贊嘆。河

南少林寺和臺灣各寺廟的住持們紛紛拍照,說要拿回去作為參照。而新加坡某寺廟的住持為此專程趕到安海,請她綉一件作品。

這之後,越來越多的人慕名而來。“都是寺廟來訂的多,有好幾個寺廟要做和龍山寺那件一樣的,但是每個寺廟的大小不同,大帳的尺寸也就不一樣,要根據大小比例去縮小綉布的圖樣。”連毅靜指着工作室的一角,“你看那件大帳,是報恩寺拿來修補的,也是我30年前做的,就是仿照龍山寺那件綉的,祇是尺寸小了一些。”原來,除了定制成品,連毅靜有很多時候也接修復的活,“以前爺爺做的,或者我做的都有客戶拿過來修,他們往往都是定制一件新的拿去使用後,再把舊的拿過來修復。因為金蒼綉成品不能洗,而且是布料,保存是一個很大的問題,如果保存得好,一件作品使用八九十年、上百年是沒問題的。”連毅靜說,她也希望通過修復,可以讓老作品一直保存下來。

純手工刺綉 堅持的本心

傳統的金蒼綉做起來頗費功夫,但第一步要把選好的圖案在綉布上畫樣。連毅靜說,爺爺最厲害的手藝是不需要畫圖紙也不用看樣本,就能直接在綉布上綉出想要的樣子,但是

她不行,祇能慢慢地畫樣。

畫圖樣畫多了,她有了一個“職業病”,看到適合的圖案就會保存下來。金蒼綉的圖案講究“有圖必有意,有意必吉祥”。在題材上包括民間圖案、宗教紋樣、地方建築紋樣等。“萬鳳朝壽”“雙龍戲春”“滿堂春”等是最常採用的民間地方圖案。她就四處留意合適的圖案,在雜誌上或者掛歷上看到適合的圖案就會收藏起來。在她的儲藏室裏,那個放滿絲綫的櫃子就有一格放滿了 she 收藏的圖樣。

金蒼綉的最大特點是有立體感,不像普通的綉品是平面的,這種立體感緣于蒼綉中的經典技法——墊凸綉。連毅靜指着眼前那個綉好的龍頭說,“你看這個立體的龍頭,裏面填充了棉花。”墊凸綉不僅需要刺綉技巧,還需要防止棉花團在堆砌的過程中造型出錯;每個造型棉花團的用量也需要不斷練習才能熟練掌握;在固定金蔥綫時還需注意排列整齊、緊密、結實;“最為關鍵的就是在固定好的棉花上繞金綫,不僅下針要準,還要夠力道。步驟看起來很簡單,但如果沒有一定的經驗和技巧,是很難做到的。”連毅靜說,由于棉花塞得很緊,有時棉花裏有雜質,下針重了扎傷手是常有的事。一針下一針上,久了經常會把手指頭的皮弄掉。“刺綉這樣的細活,

心態需要非常平和,性子急的人是做不來的。”從事刺綉已經40年的連毅靜說,手工金蒼綉固然煩瑣,但刺綉講究的就是慢工出細活,這也是這門手藝最考驗人的地方。

不過,隨着社會的發展,耗時耗力的金蒼綉已逐漸被電腦刺綉取代,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機器刺綉,有一些傳承者會選擇機器與手工相結合,而連毅靜卻始終堅持傳統純手工縫制,盡力保留着老手藝原有的綉法與韻味。多年來,很多人都勸連毅靜買機器來做,但是她仍然堅持手工刺綉。“機器綉出來的金蒼綉比較粗糙,祇有手工的刺綉才會精緻。”連毅靜說,要學會金蒼綉的功夫得花上好幾年時間,已經很少有人能真正沉下心來學習了。

因為40年如一日地埋頭刺綉,連毅靜的身體變得一日不如一日,“視力和頸椎都不好,綉上一會兒就很難受,這幾年也漸漸地不怎麼接單了。”因為太辛苦,子女都不讓連毅靜繼續做金蒼綉,可是連毅靜卻放不下,身體好一點的時候就會到位于安海公園對面的工作室綉上一會兒,“這種純手工的活費時間,還要懂技巧,收入又不高,沒人願意學了,我的孩子們都有各自的工作,等到我綉不動的時候,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有純手工的金蒼綉呢。”連毅靜一邊綉着,一邊呢喃道。



連毅靜用的針也很講究,這些年,她通過親戚朋友從中國香港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日本等地購買了各種類型的針,發現香港出產的針最適合自己的手法。

